

核心话题 ▶

## 让高技能人才“遍地开花”

文/赵志疆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前不久，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2022年至2025年，继续实施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有生力量。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明确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以及改革举措，厘清了为什么改、怎么改、通过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此为标志，一项与亿万产业工人息息相关的重大改革拉开大幕。

5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出台《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关于

综观《方案》优先支持建设的相关领域，先进制造业立足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放眼未来，托育、护理、康养、家政则涉及幼儿看护、医疗、养老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文件近百个。从“试点探索”到“区域展开”，从职业发展通道设计到薪酬分配指

引，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到着力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素质，在“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的方向指引下，一项项改革措施不断提高着产业工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此次《方案》明确的重点任务目标有两个：打造400个以上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500个以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也对应着培养技能人才的两个层面：通过各类实训基地培养应用型人才，通过各种技能评价和技能竞赛遴选工匠人才。

关于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方案》不仅明确了基本要求和工作机制，而且强调要求：工作室带头人一般应具有高级技师职业技能水平，技能拔尖、技艺精湛并具有较强创新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或具有绝技绝活并在积极挖掘和传承传统工艺上做出较大贡献。生产一线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充

分发挥国家级技能大师的技术创新作用和示范引领作用，可以整合人才资源，形成团队合力，为企业和国家培养更多技术骨干和后备人才。因此，《方案》在强调个人业务能力的同时，也对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提出了“定期开展培训、研修、攻关、交流等活动”的具体要求。

统计资料显示，“十三五”期间，有1.14亿人次职工参加各级工会开展的技能比赛活动，有405.6万人次职工通过技能比赛晋升技术等级。技能是产业工人的立业之本，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以比促学、以赛促练，而且需要打造常态化的人才培训基地，完善学习、成长、成才的人才梯队建设机制。以“高标准、严要求、强质量、抓产出”为原则，《方案》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提出了包括软硬件在内的各项具体要求，其中，针对已建项目的要求明显更高。仅以培训规模为例，对新建项目的要求是“能满足年培训2000人次以上

的需要”，而对已建项目的要求是“年度开展培训规模3000人次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不少于1000人次”。由此不难看出《方案》的价值取向：一方面积极鼓励“增量”，另一方面敦促盘活“存量”，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的产出。

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近30%。但是，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在总量、结构、培养、使用等方面，与实际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基于这样的背景，《方案》提出：优先支持建设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托育、护理、康养、家政等民生重点领域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加强相关领域急需紧缺职业工种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综观《方案》优先支持建设的相关领域，先进制造业立足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放眼未来，托育、护理、康养、家政则涉及幼儿看护、医疗、养老等公共生活

的方方面面。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先进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关乎稳定市场主体、维护宏观经济大局，而且关乎能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技能培训机制，有助于调动产业工人自我提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快完成从技能人才到高技能人才的跃升。

值得一提的是，托育、护理、康养、家政等民生领域，同样需要高技能人才的积极参与。毋庸讳言，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普遍仍存在较大的用人缺口，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福利待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职业培训机构和服务仍然太少。将托育、护理、康养、家政纳入“优先支持”的范畴，意味着相关的技能培训机构将迎来行业大繁荣和发展。在此基础上，相关从业人员也将突破人才培养的“天花板”，以更加专业而优质的服务展现个人价值，创造社会财富。

囊中江湖 ▶

## “跑腿经济”勃兴凸显市场机制的优点

文/梁发帝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近日，艾媒咨询对外发布的《2022年中国跑腿经济市场洞察报告》显示，近年来，消费者对“万物到家”的需求蓬勃生长，同城取送、代买东西、帮办事等非标准化的新型服务形式正在异军突起，2021年中国跑腿经济市场规模达131亿元，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664亿元，跑腿经济市场潜力巨大。

说起“跑腿”来，人们或许觉得一点也不高大上，“跑腿”这个词往往还有一定的轻慢意思，如“跑腿打杂”。在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人被说成是跑腿打杂的，八成是指没有什么专业技能，被人指来指去，没有一点地位的勤杂工。其实跑腿是非常古老的服务项目。古代有地位的人家，往往拥有一批仆役，专门替主人跑腿。古代衙门也有大量跑腿的，那些在百姓面前威风八面的衙役胥吏，其工作就是跑腿当差。古代最为重要的传送公文和信息，顺便给杨贵妃之类显贵送些时鲜荔枝之类的驿递业务，本质上就是跑腿的活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像邮递这类远距离快速跑腿传送的业务，已经变成了规模庞大、分工精细、服务规

范的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物流业以及电信业等。这些产业现在都很高大上，但谁知道它们的出身，竟然是由那些被人们所轻看的跑腿业务蜕变来的呢。

虽然由跑腿嬗变形成的交

通运输、现代物流业、邮政业、电信业已经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快速传递这种古代无法想象的事情，但这些行业的繁荣仍然没有穷尽人们对跑腿服务的需求，因为这些高大上的业务，往往还无法解决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几十米的问题，今天仍然有大量琐屑的、零碎的事，需要人工去跑腿完成。现代人很少有人雇佣专门替自己跑腿的私仆，凡事都要亲历亲为，这种情况下，需要人们亲自跑腿的琐事越来越多。

跑腿经济就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当然，这种经济的兴起，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跑腿经济才能繁兴。首先，社会要有大量的需求。即使现在各种服务都很完备的情况下，人们免不了还会遇到极其个人化的琐事，需要跑腿去完成。对于腿脚麻利、时间宽裕，又天生勤快的人来说，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但是，有些人时间宝贵，有些人腿脚不便，而有些人天性懒惰，这就激发了社会对跑腿

服务的需求。事实上这种需求一直是有的，但现在比以往来得更为强烈。主要原因是，这些年勃兴的外卖行业起到了示范和催生的作用，年轻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够饱食别人送上门的热气腾腾的餐饮，既然餐饮能够让人代为跑腿，其他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据说现代社会中除了结婚无法请人代劳代理外，其他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委托人代劳，那么，一些需要跑腿的零碎琐事，难道不可以出钱请人完成吗？这样，人们的消费观念转变了。当然，享受跑腿服务的人大多是年轻人，比起他们节俭的父辈祖辈来，年轻人手中有钱，有购买跑腿服务的经济支付能力。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年轻人在思想观念上没有什么包袱。他们的祖辈父辈接受的教育是凡事要亲历亲为，尤其反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他们认为自己有胳膊有腿却花钱让他人代劳，觉得道德有亏，而年轻人对于四体不勤没有什么恶感，只要能够愉快舒服，又何必整日劳神劳力，折磨自己的身体？

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供给提供了可能性。现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蓬勃发展，为跑腿服务提供了技术基础。一个人要找另一个人给他跑腿，可以方便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即时联系沟通；服务人员要把东西送到主顾手中，可以利用极其方便的定位技术；雇主在预订服务的同时先行预付费用，也得益于安全便捷的数字支付系统。即时通信、定位和网络支付技术，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跑腿服务就无法深入到社会的神经末梢。有这样的技术，再加上这些年由于电商的迅猛发展带动快递业务勃兴，快递公司只要稍稍扩展自己的服务范围，就立即可以进入更细致的其他跑腿业务。当然，有需求、有供给，两者能够一拍即合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一些从事跑腿业务的企业，已经在其他业务中创造了品牌，取得人们的信任，雇主可以放心地让服务者给自己打杂跑腿，也可以放心地在下订单的时候就将费用预付过去。这是跑腿经济勃兴

的第三个条件。

不用说，跑腿经济极大方便了人们生活，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跑腿经济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跑腿经济实现了真正的双赢。那些花钱请人跑腿的人尽管“四体不勤”，但花钱买服务，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瑕疵；而那些受托为他人跑腿服务的人，凭劳动吃饭，其付出值得尊重，跑腿并不丢人。

跑腿代劳经济的发展勃兴，是亿万个市场主体在需求和供给互动的不断调适中自发形成的一种业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有强大的互动和调适的功能。市场机制的逻辑是，所有市场主体，都根据市场供求信息，使用自己的大脑进行判断，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这就是市场智慧的基础和逻辑。在跑腿经济作为一种新的业态涌现，人们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确实应该由衷地感恩科技创新，感恩市场机制，是科技创新和市场机制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

自由谈 ▶

## “反向旅游”现象背后的伪与真

文/朱昌俊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全国部分传统旅游景点依旧火爆。但也有不少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反向旅游”行程。与传统的旅游人群不同，他们中的不少人通过选择冷门目的地、打卡非旅游城市、“宅”式度假的方式，让自己的假期更加舒适。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反向旅游”是指年轻游客为了避开人潮，选择非著名旅游小城，以安静、清闲地度假。这与过去学界所研究的“反向旅游”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与其说它是“反向”，不如说是“反热门”。

对于这种现象，舆论给出了很多的解读。有论者认为，这反映的是年轻人的旅游“口味”变了，甚至还有解读说，这是旅游“赛道”变了，预示着旅游行业的大变革。这类解读，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多少有夸大的嫌疑，同时还忽略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一些年轻人去往非常热门的旅游小城打卡，这样的现象早有存在。这背后，一方面

这种现象的出现，的确为全民旅游时代的旅游行业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比如，社会对旅游产品的多元化、个性化要求会越来越强烈。

小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关，像现在很多小城都开通了高铁甚至机场，交通通达度比较高。另一方面，也和网络营销有关。从这次媒体梳理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反向旅游”目的地来看，它

们很多虽然算不上是典型的旅游城市，但大多数都可以说是名声在外。

比如，有业内人士就指出，鹤岗作为旅游目的地引起了关注，更像是社交平台博主带头营销的产物。再比如，一些年轻人为了一碗粉而去打卡柳州，背后也与螺蛳粉等地域化食品近年来在网络上的火爆有直接关系。不难看出，这些小城是因为之前在网上就获得了大量曝光，然后才有机会吸引一些游客去线下打卡。当然，非旅游城市，消费相对较低，又不会显得过于商业化，同时还能避开节假日拥挤的人群，这也是很多年轻人愿意尝试的最直接原因。

不过，这类颇显非主流选择的“反向旅游”是否会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趋势，目前还有待观察。要知道，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受疫情防控的影响，很多地方都提倡“就地过节”，全国总的出游人数有明显下降，并且不少热门景区还出现了“爆冷”。如关注度颇高的四川九寨沟，今年整个国庆期间，接待游客数量仅

211人，连往年的零头都不到。在这样的现实之下，一些以往被忽视的小城出现了酒店订单数量上涨的情况，就似乎显得格外打眼，从而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和解读。并且，这些小城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没有疫情的地方。因此，综合而言，今年“反向旅游”现象看起来突出，实际是有“偶然”因素在里面。

事实上，哪怕没有疫情因素的影响，以中国的幅员之大，出游人数之多，部分青年人选择避开“热闹”，去非典型的旅游城市休闲度假，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要看到，这终究只能是少数人的选择。因为它的背后有一个无法被忽视的悖论，那就是“反向旅游”若真正热起来了，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它也就算不上是“反向”了。毕竟，一些小城本身的游客承载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一旦游客多起来，它原本在消费、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可能就不存在了。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反向旅游”是一个伪概念。在正常情况下，旅游市场完全恢复起来，最先火起来的也肯

定是传统的旅游城市，而不是非典型的旅游小城。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的确为全民旅游时代的旅游行业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比如，社会对旅游产品的多元化、个性化要求会越来越强烈。像一碗粉甚至一个菜市场，都可能成为游客前来打卡的原因。另外，旅游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如业内人士所指出的，“过去的旅游是看风景，今天的旅游是体验场景”，这意味着因地制宜地打造合适的旅游体验场景，一些原本并不具备传统旅游资源的地方，同样有可能在旅游经济上分一杯羹。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网红景点”，它们中大多数实际就是刻意打造的旅游新场景。

还有一种趋势就是旅游将变得越来越休闲化，而不再止于仅仅是去某个景点赶趟打卡。当然，这不代表一定要去到小城市。在社交媒体上，有人精准总结了一部分年轻人新兴旅游方式的精髓：睡到大中午，白天不进门，房间点外卖，不去逛景点，

出门吃宵夜。有消费数据也可以佐证：上半年旅游城市酒店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了三成。这实际意味着，人们出游越来越在乎个人的放松和自由，一个地方吸引游客的可能就不再是某个景点或者某个具体的事物，而更可能是诸如生活氛围、整体的人居环境等抽象的因素。这其实说明，城市发展旅游经济，不能再完全将它与本地人的生活体验割裂开来。像一些专为外地游客设计的过度商业化，也近乎千篇一律的美食街、商业街，可能越发失去吸引力。

说到旅游，近几年有一句认可度非常高的调侃——“旅游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跑到别人呆腻的地方”。这种调侃实质上是在反面呈现出当今社会一种新的旅游观念，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渴求一种异质化的，同时又是更放松的旅游体验，而不是重复的、程式化的景点打卡。一些年轻人选择“反向旅游”，也可以说是这一新的旅游主张的一种具体表现，但并非全部。